

救國方略之我見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

劉揆一

救國方略之我見

劉揆一

對內 創設民衆委員會執政委員會以實現真正的統一政府

政治科學化

黨員民衆化

軍隊農工化

學生紀律化

對外 剛柔並用之連鎖政策

治標 戰而不宣以促成強硬的直接交涉

治本 積極聯美以實現自主的門戶開放

自東北外禍日烈，政府始許人民言論自由，而國人抨擊政府之謬誤，亦極嘻笑怒罵之能事，然嘻笑怒罵，雖能激發民衆之意志，以稱快於一時，要於國難前途，實無多大補益，反之而就國難二字，顧名思義，則國人必須平心靜氣，集中智勇能力，以謀救國之方，揆一曾以個人管見，發表其對內 大開黨禁，容納各派，共同組織統一政府， 對外 召開遠東圓桌會議，以有主權的門戶開放，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， 之主張，疑難者以爲頭緒紛繁，未易見諸事實，今爲本其所主張者，加以說明與辦法，俾可期之實現，幸關心國事者有以教之，

對內 創設民衆委員會執政委員會以實現真正的統一政府 吾國今

日黨派之紛歧，皆欲貫徹其主義，如此而言國民黨容納各派，組織統一政府，在事實上似近空談而成高調，然就原則上言，則當此國家存亡危急之秋，非認此統一爲絕對的可能而努力行之不可

，蓋捨舉國一致以禦外侮，萬不足以圖生存，先總理所謂行之匪艱，知之維艱，是在吾國人之有無覺悟與決心耳，設至此時尙無覺悟與決心，則雖亡國滅種，亦何足惜，誠以國人無論信奉何種主義，或爲國民黨員，或爲共產黨員，或爲其他黨員，而其爲中國人則一也，夫既同爲中國人，則其愛護祖國，乃其天然應盡之職責，苟吾國而已臻富強，則其所以爲國家謀發展之途徑，爲人民謀幸福之方法，或猶有所謂黨派之爭，主義之別，若在目前危亡之際，則黨派已失其立場，主義已失其根據，吾人今日之主義，即以救亡爲主義，今日之口號，即以救亡爲口號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，他人不得奪取而侮辱之，四萬萬中華民族即爲吾人之黨，不知其他所謂黨所謂派也，向使國民黨員不以救濟國難爲前提，而徒利用其一黨專政之機會，以爭奪權位，則國人應羣起而攻之，向使共產黨員不以中國生存爲前提，而徒偏重理想的世界主義，轉以促成祖國之危亡，則國人亦應羣起而攻之，吾人試觀英國現任首相麥唐納近以經濟恐慌，致國本有動搖之勢，遂不惜犧牲其工黨領袖之地位，以貫徹其減縮政策，閣員多馬斯，亦不惜犧牲其三十年辛苦得來之工黨恤金，以擁護麥氏，而自由保守兩大敵黨，亦皆能犧牲黨見以贊助之，此種精神，正爲吾國人今日所宜效法，是故吾國各黨各派，應暫去其反對政府之成見，以謀一致對外之方，即共產黨亦應遵列寧左派幼稚病之訓，在打倒帝國主義共同目標之下，放棄其主義之絕對個性，而採用普列哈諾夫於有產階級的國家統治下，參與議會政治之方法，以與國民黨力謀妥協之可能，而國民黨尤當覺悟內憂外患已達極點之時，實非一黨專政所能勝其重任，姑就此次京粵和平會議言之，新組政府，成立不過數日，即起九省聯防之謠傳，東北將領通電之反抗，黨內黨外，四伏危機，以致國中輿論，大都慨歎政府之局勢，恐難久延，使國民黨而灼見及此，思欲組織一真正的統一政府，以謀解決內亂之方，抵禦外侮之策，惟有本尊賢容衆之義，及早修改黨綱，而採取非常之

權變方式，創設民衆委員執政委員兩大會，以收各黨一致舉國一心之功，執政委員會，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充之，惟不得超過二百人，民衆委員會，假定爲五百人，以四百八十人，由代表民意之各職業團體選充之，被選者雖可容納各種派別，但以近二年未作官吏者爲合法，其餘二十人，則以共產黨之特殊情狀，許與選充之，論此兩大委員會之性質，爲臨時的變象的議會政治，由此兩大會會議，改組真正的統一政府，謀定國是，並議決制憲之手續法，使後此國民大會，得以從容制憲，在憲法會議未成立，或憲法未經公布以前，由此兩委員會改定制度，及監督政府行政等職責，如此辦法，實爲吾國目前統一之惟一途徑，就黨派言，仍以國民黨爲主，其他各黨各派爲賓，而免去黨內無窮之糾紛，黨外激烈之攻擊，就人民言，既可取得參加政事之相當民權，又可免去國民代表大會實現之遲緩，由此可知真正的統一政府，非不能也，是不爲也，萬一國民黨並此通權達變之方法，亦不肯毅然行之，則代表民意之各職業團體，儘可自動的選舉代表，組織民衆委員會，以強求政府之承諾，並充組織執政委員會，共策進行，挽此危局，是則在吾國人之有無覺悟心與奮鬪心矣，抑揆一猶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則今後之政，黨，軍，學諸端，宜有整理與設施之方針是也，試爲列舉如左，

一曰 政治科學化

政治之道，不外乎治事與治人，而治人之方，則吾國已有數千年之經驗，試一讀二十四史，即可知吾國對人之方，已極經權並用之能事，固無須學之歐美矣，若夫治事之道，則與歐美相較，不能不自愧勿如，蓋今日之世界，乃物質文明之世界也，物質之進化，實由科學的發明，科學愈昌明，則國家之事業與任務，亦愈趨於繁雜，如是二十世紀之政治，

無論其體制如何，主義如何，皆非採取分定之方法，運用專門之學識，不足以爲功，是以吾國處此時世，欲求政治之實際改善，惟有絕對的科學化，所謂科學化者，即重研究，重事實，重數目，一是一，二是二之謂也，英人赫胥黎云，科學者，有統系組織之常識也，夫以吾國政治上及與政治有關連之財政經濟諸問題，其所以絕無有益之設施，而幾至無法應付者，皆原其不能實事求是之故，論主義，則重形式，而不重精神，論體制，則有系統不明責任不清之弊，官廳重複時間浪費之譏，論經濟，則社會絕無基礎，不爲注重生產，而專事投機，論財政，則虛糜國帑，不知開源節流，徒以雜稅苛捐，剝削黎庶，凡此種種，無不由於敷衍塞責，而不能以科學方法，研究已往之歷史，以明其所以然，審察現時之環境，以盡其可能，考慮將來之結果，以留伸縮之餘地，吾人試考國家數百年來之學術，其有科學精神獨到之處者，不過王陽明一人，而其知行合一之學，不大昌於吾國，反盛行於日本，此日本之所以富強，而吾國之所以貧弱也，今爲補救現在與將來計，亟宜本言行一致之精神，科學無情之方法，而力去吾人空談名理之大病，以從事於政治之科學化，與乎經濟之生產化，然後吾黨之三民主義，庶幾可以見諸實行，且使吾人而以科學方法，研究現世各種主義，則知三民主義，實與吾國爲適宜，蓋以世界今日之帝國主義，本爲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，而其發源，則爲產業資本主義，推翻封建社會，而成民主政治，迨至資產過於發達，操金融權者可以壟斷國家，於是產業資本主義，變爲金融資本主義，而民主政治亦成爲銀行的獨裁，由是資本主義隨武力向外發展，而成今日之帝國主義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，其資產與無產兩階級日相懸遠，於是有改良私有財產制度之倡議，而社會主義，因之亦大昌明，所謂共產主義，即爲其最激烈之一派，此帝國與共產兩主義之產生，爲歐美各國天然之趨勢也，若吾中國，則自有史以來，本無嚴格之階級區別，即在今日，猶無歐美之經濟組織，以爲社會基礎，故

雖有貧富之分，而準之歐美各國，僅可稱有大貧小貧之別，即如買辦式之富商，與投機之銀行家以及租界內富有資產之寓公，皆爲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所構成，而決非吾國社會之本來面目，故從科學事實之法研究之，是歐美之打倒資本主義，乃對內之問題，而吾國之打倒資本主義，則爲對外問題，向使吾國共產黨而加入第三國際，以打倒世界各國資本主義，誠爲人道之天職，至吾國則經外國資本主義之侵略，近已淪於赤貧地位，人人無產，有何共之可言。且即以共產之蘇俄言之，其特殊歷史過程中，亦未能實行其主義，現所行者，只可謂爲社會主義，最近若無五年計畫以救濟之，恐蘇俄早已根本動搖矣，先總理有鑒於世界各種主義之不能適用於中國也，乃爲創立三民主義，以民族主義，糾正國家思想，以民權主義，糾正民主政治，以民生主義，糾正共產主義，而寓自由平等博愛於三者之中，主義既博大正確，在此試驗實施中，儘可任人民盡量批評與討論，而因時因地以爲輕重緩急之設施，蓋批評愈多，則討論愈久，討論愈久，則研究愈深，研究愈深，則三民主義之真理，更增完善，而皆有實現之可能，所謂討論研究，即運用科學之方法也，所謂完善而實現，即運用科學方法之結果也，且無論任何主義，初不過政治上之理想的模範，而非事實上的現象也，國家與人民，固不可無主義以爲其進化之宗旨，然對事實，尤不可以無正確之認識，與相當之顧忌，是以一國之人民，不問其主義如何，但求實事有濟而已，吾人常知今日之政治，乃經濟的政治也，而其設施之道，首在如何可以安頓窮民，夫以我國現時之金融界，日與政府互相征利，苟延殘局，其大宗現金，則集中於各大都市之租界內，而爲外人所操縱，遂使內地之工商業，悉陷於枯竭之域，而無發展之方，假使政府與金融界，而欲減少內亂以抵禦外侮也，則當苦心設法，放膽投資，使大部分之現金，可得流通內地，以謀農工商業之發展，而安頓窮極走險之貧民，簡言之，即經濟生產化也，然欲運用經濟以發展實業，必政府集中經

濟專門人才，本科學之精神，採分工之方法，從各種實業之事實上，調查之，研究之，討論之，改善制度，獎勵進行，不使黃金，擲諸虛耗，是經濟之能否生產化，亦胥視乎政治之能否科學化耳，

二曰 黨員民衆化

三民主義之國民黨，其基礎原建築於民衆身上，則是形勢上之國民

黨，雖可屬之黨員，而精神上之國民黨，實全操之民衆，良以三民主義，實欲使國家達到國際地位，與乎政治地位經濟地位之平等，然欲達到此目的，必先團結思想一致之智識份子，成爲一黨的整個計劃與行動，以貢獻社會，領導民衆，使之互相了解，互相信賴，而成全國之主義化，由此可知黨之本體，離開民衆，即無意義與作用之可言，然以中國之大，人民之衆，農工商界之不解文義，與不識字者居大多數，其與智識階級份子，平日既形殊勢隔，而徒欲憑藉各級黨部，倡一二口號，貼一二標語，知其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遂謂貢獻之工作已完，領導之職責已了，寧能大有濟乎，而況不肖者，多有假借黨之名義，以欺壓民衆，詐騙民衆，使之嫉視吾黨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宜乎其對待本黨之信仰與擁護之心，漸次無形消滅矣，假令吾黨而欲恢復信用，收拾民心，則惟有使黨員完全民衆化，所謂民衆化者，即黨員深入民間，而實際工作是也，所謂實際工作者，即與農工民衆能共甘苦，而對於其家庭狀況，生活隱情，有深切之了解，有相當之幫助，並以其要求與希望，代達於政府，而與之打成一片焉，夫以吾國今日之民衆，實已不堪兵災水患之痛苦，苟不加以蹂躪，即已欣喜過望，若能稍加愛惜，而畀以些微利益，則其感懷德惠，與日俱長，於此而欲其聽受主義，擁護黨政，未有不傾心盡力以赴之者也，是故此種民衆化之社會工作，較之各種政治工作爲尤要，其黨員之辛勞，較之政治工作之黨員爲尤甚，則其名譽與權利之獎勵，亦當視政治工作爲獨優，即後此黨員之能否居政府重要位置者，亦且以社會工作之多寡

爲標準，惟是社會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黨人，欲求其辛苦之停勻，人格之平等，則現居最高權位之黨人，亦當權其事之輕重緩急，而以身作則，深入民間，從事社會工作，則民衆耳目，爲之一新，黨員心理，更加鼓舞，不觀乎亡國已久之印度，區區一甘地，絕無特殊勢力，而獨爲數萬萬之民衆所擁護者，蓋以其能與人民共甘苦，而完全民衆化，於是全民意志，成爲其個人之意志，個人之主義與要求，成爲全民之主義與要求，遂令能力偉大之英帝國政府，不得不俯順其要求，而使印度漸有復興之望，吾國今日成爲列強環視之落伍國家，而欲達到國際平等地位，決非泛言打倒帝國主義所能奏功，必須人人取法甘地，抱犧牲權利之決心，以盡其過量之義務，況吾黨人固以領導民衆，挽救國家之使命自居者乎，回憶揆一爲同盟會庶務時，代行總理之本部職務者六年，覺得彼時黨員輕權利重義務之精神，實超過於今日，是故吾黨而欲使三民主義實現於全國，亟當本黨員民衆化之精神，而加以嚴密之組織，平時多爲訓練，隨時加以考察，對於黨員之懈怠者警戒之，謬誤者糾正之，窮困者資助之，勤勞者慰勉之，有如童子軍之規約，每日最低限度，必須人各作一有益於人之事，勿謂其力小益微而不採用之，庶幾黨之基礎，日加鞏固，黨之作用，日益發揮，遂使全國民衆於不知不覺中，由黨員民衆化，而成爲真正之三民主義化矣，向使吾黨不爲注重此種精神，而徒注重權利上之一黨專政，對於黨務，不過保留形式上之設施，是直不啻拋棄三民主義於黨外，則亦何貴乎有此國民黨哉

三曰 軍隊農工化

吾國今日之軍隊，雖無正確之數目。然以編遣會議後之統計考之，則總數已至二百八十師之多，其在蔣介石統治下之中央軍隊，爲六十六師，並九獨立旅；人數約近百萬，而在各省，如兩廣、雲貴，四川，甘肅，新疆，以及東三省之各軍隊，至少亦有一百七八十萬之數，其餘共產軍隊，以及土匪式之軍隊尚不在內，故中國軍隊之總額，約在三百萬左右，毫無疑義，民國二十年，國府主計處核消軍費，爲四萬萬零六百萬，此外尚有軍隊給養不由中

央發放者，不在少數，故以全國之財政收入，養如許衆多之兵，宜乎長財政者，疲於奔命，無法支持，而吾國民窮財盡之原因甚明矣，留心國故者，莫不曰，欲平內亂，蘇財困，興實業，辦教育，非首先裁兵不可，夫兵之宜裁，誠是也，然亦成爲原則上之理論，而非事實上之可能，蓋以吾國今日之失業無食者過多，恐裁一兵，即多一匪，據最近調查失業者之估計，爲數已在一萬萬六千八百三十餘萬之多，以若是衆多之窮民，則其中之因饑寒交迫，挺而走險者不知凡幾，此招兵之所以易，而土匪之所以多也，假使國家即行裁兵，而不爲其謀求生之路，設安置之法，是增內亂之來源，失本來之主旨矣，然則將以何者爲補救之方，曰無他，即從速實現軍隊之農工化，所謂農工化者，非徒屯墾邊陲之謂，蓋屯墾邊陲，雖爲將來之要圖，然就目前事實論，則非政府財力之所能勝任，亦非人地之所易適宜，而又非軍人之所心願也，故吾人必求於事實上之可能者爲之設法，是則非寓兵於農，寓兵於工之意，使吾國之兵，成爲半工半農之軍隊而外，別無其他良策，足以解決多兵問題，惟必如何而可使軍隊爲農工化，則在吾國軍事領袖之覺悟與決心矣，使軍人而有覺悟與決心，則兵士無缺餉凍餒之虞矣，今試就目前之可能者數端言之，江蘇之沙田，安徽之官荒。其可墾可耕之畝數，當在一千萬畝左右，吾人試觀淮河兩岸可墾之地。一望無涯，而其所以無人開墾而耕種之者，則以小民之力，過於薄弱，即或有此意志，又必爲土豪所把持，劣紳所威脅，而不敢從事耕種，至於浩大之一片官荒，則尤非常人所敢嘗試，遂令大好墾耕之地，無人問津焉，設使軍人而能挾其有力之軍隊，以墾種淮河兩岸之荒地，與夫各省之官地湖田，則土豪劣紳，固無敢復逞其平時把持之方矣，而且大片之荒地湖田，固無須精密之工程計劃，其所謂工程，不過修圩築壩而已，更無須籌集大宗款項，即能實行，其所需款項，不過數萬乃至十萬而已，及其開墾成功，非獨軍隊可以生活，而地方田賦收入，亦可增多，此可能之事，

而急宜見諸實行者一也，各省交通不暢，物產爲之滯留，而政府之建設道路也，又若是其遲緩，苟以閒散之軍隊，而從事於建設汽車道路，則其見効，必較迅速，然後以其既成車路之收入，資助軍隊之給養，則軍隊人民政府三者，皆互有補益，而財政之困難，亦可以少蘇，此可能之事，而急宜見諸實行者二也，其他漁牧蠶桑之事，以及小規模之工廠，皆無不可因時因地而設施之，抑猶有進者，則今日軍隊之所以擾亂地方，實原其賴以爲生之給養，過於缺乏，而又與地方無密切之關係，故不惜犧牲其名譽，而施其淫威，使軍隊而爲農工化，則其所事，既與人民無異，而又賴此以爲生，是軍隊與地方有密切之關係矣，由是生活得稍隱固，而隨時相機，以移兵士之家室於其工作之地，則其與地方人民，更有痛癢相關之連誼，即欲其亂，亦不可得，又其對於長官，亦不至如目前之僅有數元之口糧，不爲按時發給，而時有倒戈之虞，且以地方人民之利，即其利也，地方人民之害，即其害也，苟有外侮之侵略者，則軍隊未有不勇往直前，而爲愛國愛民之犧牲也，觀此可知軍隊之農工化，誠爲現時急務，其重要固不在財政外交之下矣，

四日

學生紀律化

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學生之罷課，請願，組織青年義勇軍，以喚醒

民衆，警告政府，而冀達其救國之目的，此種愛國精神之表現，誠足令人贊嘆，而爲我國前途生無限之希望，試一回溯北伐成功之由來，實不能不歸功於學生民八之五四運動，則是今日學生愛國熱忱之表現，又足以印證將來之効力也，惟以吾人欽佩之餘，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則今後學生之救國運動，應如何而定其方針，如何而明其途徑，以免能力之虛耗，而求功効之偉大焉，竊以爲五四運動，五卅運動，以及現時之九一八運動，其表面雖爲成功，其實際猶覺失敗，使五四運動而爲絕對之成功，則國家當漸入於富強之途徑，何至推演蘊釀，而成今日之空前國難耶，既有若斯之國難，則知以往學生之救國運動，或徒偏重於打倒當時腐化份子之實効，而未注意於事後創

造學術，改良社會之方法，以及其自身處世之功能，雖曰國家之貧弱，不能歸咎於學生，然五四運動時代，與乎十餘年來所造成之學生，皆已服務於國家社會，而國家社會並未見有若何之進步，反日見其趨於惡劣與危險之域，是則今日學生之不能不引以為鑑者矣，吾國處此時代，決非少數賢能之人，可以挽救此空前之危局，其在世界各國遇有內憂外患之時，全國民衆，莫不深明利害，起而為一致救國之行爲，故無待乎學生之荒廢學業而出問外事，若在吾國，則一盤散沙，本無智識相等，熱忱相當之民衆，設使學生而不為一二救國之運動，則幾少民氣之可言，是學生一面須犧牲些許光陰，以盡目前救濟國難之責任，一面又須研究高深學術，以負將來富強國家之大任，學生既有若斯之重大責任，則其救國之方針，求學之途徑，不能稍有錯誤矣，惟就學生之地位與時期言之，則其救國之方針，不外求得高深之學問，而其求學之途徑，則莫切要於思想與行動之紀律化，所謂紀律化者，即古人道德上的克己功夫，科學家思想上的組織能力，與乎日常行為上的秩序是也，克己為制勝一己之私欲，古人論之綦詳，無待贅述，而其思想的組織能力，則以思想本可完全自由，惟不欲容其雜亂，無論任何事理，當在取捨未定之間，不宜先存我見，而務須客觀的，無情感衝動的，以思索之，研究之，然後鉤深理繁，而重新組織其要點，以為新的結晶，此之謂思想的組織能力，若夫平時之秩序行為，則所以補助或實現克己功夫與組織能力之謂矣，夫吾國今日貧弱之至於斯極者，決非偶然，必有其無窮之前因後果，而其最大最要之原因，則在於吾國人之無創造能力與組織能力，試觀數百年來之學術，實無若何發明與進化，而時近乎盲從，蓋以往之過失，在盲從孔孟與夫黃老之學，以為聖人之言，絕無疑義，不必批評，但求遵順，最近數十年間，則誤在盲從泰西學說，以為皆可輸入而適用於中國，絕少計及其種種學說之產生，皆各有其特殊之階段過程，與乎社會上之環境變遷，而政治上之體制，遂亦因之變化，

時而君主專制，時而賢能獨裁，或爲民主政治，或採社會主義，無不因時因地而制宜，蓋政治之革新，與社會之改良，皆無止境，則是政治之體制與主義之理論，皆爲相對的，而非絕對的，吾人而欲學之，則取捨之間，在乎環境之需要，而貴有思想組織的能力，以求正確之認識，而有改革與創造之可能，誠以吾國今日種種問題，皆非有自行改革與創造之方，不足以謀解決，其可學之歐美者不過應用之科學而已，即此一端，其設計亦有更改之必要，例如吾國之資本微末，人工低廉諸端，皆與歐美規模宏大之計畫不符合故也，明夫斯理之重要，則不至盲從歐美之各種學說與主義矣，猶憶英人羅素之來華，學生不知其爲哲理數學家，而誤認其爲社會科學家，不注重其所長，而取其所不足，又如印度詩哲大戈爾之繼至，學生之歡迎者，則極端崇拜，而奉若神明，反對者則橫加攻擊，而視若仇敵，由此兩事言之，可知學生心理之易於衝動，鮮有穩重之懷疑態度與乎獨到之批評精神，推原其故，則由於平時之思想與行動，不能紀律化，平時而有紀律，則其心決不易爲人所動，尤不易爲人所利用，平時而有紀律，則雖有困阨之來，亦不足以動其心，而泰然以有効之方法對付之，所謂無故加之而不怒，猝然臨之而不驚，即任何武力，亦不足以屈服之，蓋必如是之紀律化，始足以云擔當大任，創造學術，救濟國家也，至論目前學生之救國運動，對政府之責難，似覺過分，對民衆之宣傳，猶嫌不足，蓋過分之責難政府，若無整個的有益方法以善其後，則徒消耗政府之能力，而亂其應付艱鉅之心，是以前日之政府，雖被傾倒矣，而今日之政府亦未見有若何較好之成績，徒使自身荒廢學業，而於國難未有補益，若夫喚醒民衆則不然，多一日之宣傳，即多一分之効力，故望學生有嚴密之組織，努力民衆運動，以維持抵制日貨之熱度，而免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之弊，雖然，學生求學之光陰，不可多得，人在二十歲而後，其記憶力日益薄弱，若不及早努力，是自趨於自殺之途，故非在特殊環境之下及萬不

得己之時，切不可出此罷課廢學之下策，以自誤而誤國家。總之，欲救國，必先教學，欲求學，必先使其思想與行動完全紀律化，大凡類之治理任何事務，雖至纖細，亦必有秩序，方足以爲功，況在學生所造者大，故必使其易於散漫之思想，成爲有系統的精密組織，由是習慣成自然，而發明之道，創造之功，皆寓乎其中，一旦出而任事，可收立言立功之實效，而我國之富強，可預卜矣，

對外

剛柔並用之連鎖政策

遼禍發生，已屆四月矣，初以我當局之徒欲依賴國聯

，而延誤至今，致使日兵已南取錦榆，增兵天津，以爲夾攻灤州之計；西攻朝陽阜新以圖熱河，並欲北窺蒙古，以擴張其武力占領之範圍，而我當局，除對美之通牒，完全表示贊成外，亦未聞有若何對外之方針，以爲救濟與解決之策，豈又欲仿照依賴國聯故技，而完全依賴美國一紙空文之通牒，遂謂日兵可撤退，領土可恢復乎，夫我之土地完整，人民安全，應自爲計，而無須外人代庖，縱令國際間事，有時須求助于友好之邦，亦未可毫無自主之見，蓋仁人不能贊助自棄之人，友邦不能贊助自亡之國，向使吾人而全無獨立之精神，以自謀解決之方，是絕人助我之心，而美國今日之通牒，亦無所用其力，生其効矣，是故吾國人而不欲甘居于天演淘汰之列，則今日之外交，非本自助之精神，抱犧牲之決心，而以強硬之態度，靈敏之手段以應付之不可，此即揆一之所以主張剛柔並用之連鎖政策也，所謂剛柔並用之連鎖政策者，即一面以久經訓練之兵十餘師，遣赴東北一帶，採用戰而不宣之法，以挫日本軍人之鋒，一面由國中富有聲望之人物，自動的集合，與日本文治和平派，說明利害，交換意見，以爲直接交涉之初步，蓋日本避免破壞非戰公約之名，實行戰而不宣之策，欲以區區數萬之衆，而完全併吞我東三省，並用屢進的占領方法，以擴張其軍事範圍，而威脅我之承諾，我若與之宣戰，是墮其計中，我若毫無強硬之抵抗，更墮

其計中，故惟有卽以其人之法，還制其人之身，與之戰而不宣，用屢進的反攻法，而退其驕橫之兵，彼借剿匪爲名，我行剿匪之實，卽或不能驅日軍於東三省之外，亦足以挫其強暴，而斂其淫威，使日本當道之武人，感受軍事財政之應接不暇，而難以如願的發展其積極之侵略政策，如是日本之文治緩進派，若幣原之流亞，得以露其頭角，而提倡和平解決之主張，吾人卽可以日兵之退出東三省，並賠償我之損失諸原則，而與之直接交涉，則日本亦未能堅持其所謂五項基本原則矣，然以徒挫日軍之鋒，或仍不足以解決之，故在我方出兵之初，卽應要請蘇俄，暫爲緩議中東路事件，而先行恢復國交，藉爲聲援，以制日人之後，並派遣專使赴美以宣傳我之國情與民意，詳述日本破壞聯盟規約，與非戰公約之實況，以及滿蒙問題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，務使美國人士深切了解以同情於我，而爲誠意的贊助，其他歐洲各國，亦應有同樣之宣傳，而拉攏英意德比，以牽制袒日之法國，如是而爲國際之部署，則日本外交，必處於孤立無援之地位，夫然後直接交涉，乃有其意義，而東北問題，乃有解決之可能，然此不過一時對外治標之法也，獨慨夫我國外交，無處不居于被動之地位，而從未自動的有所主張，卽論世人所注目之九國條約，與乎今日美國之通牒，若爲稍加研究，當知吾國完全立於被動地位，與被宰割地位，蓋九國條約之締結也，本列強所用以維持其在華均勢，而非有愛於我也，美國今日之通牒，亦因均勢之破裂，不得不爲其自身利害計，而謀將來之有所進展也，故牒文發出之後，美國務卿卽有補充之說明，一則曰，美國絕不欲干涉日本在滿洲之合法條約權利，再則曰，美國不欲插聞日本所可爲之任何解決，惟附以任何解決，不得損及美國權利，或破壞凱洛格和平公約之條件，夫美國不欲插聞日本所可爲之任何解決者，卽無異表示任日人之宰割我也，然則從日入之後者，亦必有其他各國之繼起，而借口機會均等，以分一杯之羹，是則美牒之來，不足爲喜，而應引以爲深憂者也，而我外交當局，

絕不自定方針，自謀解決，而徒仰鼻息於外人，以爲敷衍塞責之計，即如此次答覆美國牒文，僅申明東北事態之擴大及破壞各種公約，應由日本政府負責而已，其對我國自衛的立場，並未切實聲明，在和平絕望萬不得已之時，我爲自衛起見，而與日本出於一戰，其違犯國際連盟規約，及凱洛格和平公約之責任，亦應由侵略不已之日本，完全負之，且對國聯並猶未援引盟約第十六條之規章，而要求其實行制裁，可以知吾國外交當局之伎倆矣，然則吾國今後之對外方針，宜力去從前柔弱與依賴之大病，而謀奮發之方與自動之策，所謂奮發之方，即目前以武力抵抗日人之軍事行動與連帶的直接交涉是也，武力抵抗，乃策中之剛也，強硬的直接交涉，則剛中之柔也，所謂自動之策，即揆一前此所主張之召開遠東圓桌會議以有主權的門戶開放，而修正一切不平條約是也，門戶開放，即策中之柔也，有主權的門戶開放，則柔中之剛也，夫門戶開放政策，倡自美人，而其政策所謂機會均等者，初雖用以維持列強之均勢，然一旦而有發難以侵略我者，則機會均等四字，實足以爲害於無窮，以其含有以我爲宰割品之意義耳，吾人而欲修改不平等條約，必首先去此機會均等四字，易以投資自由，而爲修改之初步，蓋必如是，方不失我尊嚴獨立之精神，至謂中國之得以保全，由於列強之均勢者，原屬毫無把握，非我所應顧及之也，試觀歐洲永遠中立之比利時，雖有條約之保障，然歐戰爆發，比即未能苟免於難，而首先被創矣，由是言之，中國治本之外交，應急求自主的門戶開放之實現，欲其實現，則非由我自動的召開遠東圓桌會議不可，欲實現此重大之會議，則又非求助於原來發起門戶開放政策之美國不可，夫美之對於吾國，絕無領土侵略之野心，早有明證，惟對於吾國紛亂之原因，實未能明其究竟，雖欲表示好感而無由，但以共和之美國，其民族之複雜，與吾國五族之大同，頗有相似之處，其歷史上之過程，與吾國最近之歷史，亦有相同之點，蓋美有獨立戰爭，吾國則有辛亥推翻滿清之役，美有南北

戰爭，吾國亦有南北戰爭，所異者，其環境較優，物產較富，天之所以厚於美者獨多，而當吾國處此天災人禍之餘，復有暴日之侵略，此則素稱友好之美人，所不能不有以援助我也，且以日人之侵略不已，終必引起世界戰爭，而美國亦勢必捲入漩渦之中，受莫大之損害，則是吾人今日爲爭自由平等計，固不得不對日有相當之抵抗，然爲保全世界之和平計，又不得不委曲求全，而召開遠東圓桌會議，以解除和平之障礙，此則利害切身之美人，尤所不能不同情於我，而助我以實現之也，惟是宣傳必得其人，竊以爲國內賢能者雖多，而現時適當之人物，則以唐紹儀爲最，蓋其國際間之資望，及其與美人之關係，皆有相當之歷史，使政府而能給以鉅款，派其爲赴美專使，並以精銳之顧維鈞，通達之伍朝樞爲之助，則事半功倍，可預卜矣，雖然，此猶未足以云我之偉大外交政策也，欲求百年之計畫，必先熟審世界之潮流，夫以今日之帝國與共產兩主義，既各爲絕端之傾向，則恐其皆難永久支持，蓋凡人類之事業與思想，一有趨於絕端，至於絕端者，卽爲其末日矣，然則吾人當認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，皆各有其至理，而採其長，棄其短，並保存國粹，以爲發揚民族，鞏固國本之方，由是而聯俄聯美，以兼容並包焉，使吾國成爲世界各種主義之緩衝地，而不淪爲世界爭鬪之血戰場，是又吾人保全人類之使命也，剛柔並用，是吾之策，兼容並包，是吾之量，中西並重，是吾之行，而止於至善，則是吾之道矣。

結論 以之對內對外諸端，皆爲國家要圖，而尤以實現真的統一政府，爲最迫切，蓋無民意參加之政府，一切皆成廢語，而救國之道，禦侮之方，卽無由實現矣，故望人皆覺悟，存時時可死之心，行步步求生之路，則集流成河，集土成山，功效之大，匪可言喻，昔人謂失敗爲成功之母，誠然而未盡然，蓋失敗而無覺悟，仍未足以成功，試觀吾國近百年來，失敗之事，何可數計，而終未足以轉移國家之危局者，有國人之無覺悟與決心耳，吾人而有覺悟，有決心，毅然以武力

抵抗日本，而於死中求生，則天助自助之人而吾國之危亡，庶可免矣，幸國人三思之，
(二月十六日)